



不在犯罪现场

[美国] 桑德拉·布朗 著 阎卫平等 译

THE ALIBI



I 712.4
428-C1



不在犯罪现场

[美国]桑德拉·布朗 著

阎卫平 吴晓妹 朱凡希 译 祁阿红 校订

THE ALIBI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在犯罪现场 / (美) 布朗 (Brown, S.) 著; 阎卫平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5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Alibi
ISBN 7-80657-380-1

I. 不... II. ①布... ②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296 号

Copyright © 1999 by Sandra Brown Management,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ria Carvainis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84号

书 名	不在犯罪现场
作 者	[美国] 桑德拉·布朗
译 者	阎卫平 吴晓妹 朱凡希
校 订	祁阿红
责任编辑	田智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插 页	4
字 数	347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380-1/I·299
定 价	23.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故事、人性和一种写作方式

李 玫

《不在犯罪现场》是一篇“好看”的小说，这是最初的和最感性的印象。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扫荡之后，小说的“好看”曾一度成为文坛努力追求的目标，也一直是广大读者的吁求。不过，对于这部作品而言，意义并不止于此。在伴随着表层结构的故事讲述的同时，它还完成了一次对于人性的探索。

悬念、罗曼司和“寻找”的多重意味

“不在犯罪现场”是司法程序中摆脱嫌疑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一作品因题目本身的侦破意味而很容易成为“悬念小说”。事实上正是如此，在《不在犯罪现场》中，故事从一声尖叫呈现的犯罪现场开始，然后是例行公事的侦查，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互相猜疑，结果出人意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快就会被情节所左右，一种被吸引、被支配和被俘获的感觉，使阅读成为在故事的裹挟中顺水漂流的轻快的事。理性的推测无须插手，完全把自己托付给了故事，有一种类似童年听故事时的“不用操心”的感觉。阅读成了一种很难得的感性愉悦。

与常规的“犯罪—侦破”小说在故事走向上的设置方式相似，“寻找破案契机”成了作品中驱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子。不同的是，故事中的“寻找”有两条线索：警方人员（最初是斯米洛和斯蒂

菲)寻找杀人犯;哈蒙德寻找曾经一见钟情并有了一夜情的女子。两种寻找的交会点在于:哈蒙德的检察官身份和他自身在中途成为此案的主要负责人。在故事发展到一半时,两条线索有过瞬间的合二为一,即,哈蒙德寻找的情人拉德医生成了本案的嫌疑犯。在这次交会之后,寻找向两个互为反方向的方向继续:寻找证据和寻找反证据。寻找反证据原本应该很简单,哈蒙德本人就是拉德医生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而案发的时候正是他们邂逅的时间。只是,由于各人不同的顾虑,这一“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一直“不能说”。由“不能说”引发种种猜测、种种混乱。

两条线索同时发展,三个主要办案人员都在不断地调查拉德医生以取证:斯米洛与斯蒂菲是在寻找作为嫌疑犯的拉德医生是否与此案有关的证据;哈蒙德也在取证,以了解作为情人的拉德医生的过去与现在。两组寻找的着眼点都是拉德医生和卢特·佩蒂约翰之间的关系,但斯米洛和斯蒂菲是在试图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而哈蒙德的内心愿望则与之刚好相反。理论上讲,作为本案负责人的三者应该是在向同一方向努力,事实上却是一种类似《天鹅、梭子、鱼和虾》这一古老寓言中的那种背对背的推进。表面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事实上总是相反。或者,手段是一致的而目的相反。在情节的推进中,“行动的意义”看起来是一致的,事实上却是不断的互相拆台、阻挠,从而在总体上延宕。

《不在犯罪现场》在情节的总体指向上,是两条线索的“寻找”。“寻找”这一动词在作品中却可以做出多层面的阐释:(一)寻找嫌疑犯和寻找情人,两者之间的目标相同,目的相异;(二)寻找证明有罪的证据和寻找证明无罪的证据,手段相同,目的相反;(三)司法取证和情感追寻两条线索的过程平行,指向相背。”对两组寻找的每一层面上的阐释,都是看似相似实则相反。情节指向上的相背,构成故事叙述中的张力。

作为美国的畅销作家,桑德拉·布朗的作品以“悬念”和“罗曼

司”著称。《不在犯罪现场》的两条线索,刚好对应了这两点。一条线索的主角是斯米洛和斯蒂菲:无头的谋杀案,年轻的富孀,沉毅阴冷的探长,精力充沛得像个拍一下就会弹起来的皮球的女检察官;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哈蒙德和一神秘女子:一次完美的一见钟情的邂逅、清晨的不辞而别、无休止的寻找……

在一个缺乏激情的时代里,“罗曼司”无疑可以成为小说吸引人的另一要素。作品中作为背景出现的哈蒙德与斯蒂菲之间、达维与按摩师之间都只是一种与情感无关的肉体上的情人关系。在这种单薄而苍白的底色上,哈蒙德与拉德医生的一见钟情显示了动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另一组潜隐的情感因误会、爱恨情仇的纠葛和极度的克制而显出足够的力度:在达维(死者遗孀)和罗里·斯米洛(警官)之间,多年前的一次芥蒂阻隔了多年的爱。斯米洛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达维为了报复,嫁给他最恨的人以让他痛苦。小说总体上按犯罪——取证——指控——惩罚这么一整套严格的司法程序,在故事情节的丝丝入扣中推进,似乎没有给这组情感以融入的机会,使之在小说中一直被推向边缘,幻化成一个背景。但作者在不多的笔墨中,同样写下了瞬间激情的爆发与克制,写得很洁净,把欲念的成分过滤得恰到好处。

对于越来越机械和平淡的日常生活而言,激情的丧失,可以在故事的悬念和罗曼司中获得补偿与替代。文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

精神分析、创伤记忆与家庭归因

事实上,如果就“寻找”作为探索和发掘的意义来讲,文本中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寻找”,即对犯罪动机的寻找。小说中不断有人受到猜疑,伴随着对动机的寻找过程的,是对人性的探索和挖

掘。《不在犯罪现场》中,人性探索的基点,是对人性弱点的同情。曾经因酗酒被开除公职的洛雷塔在请档案管理员哈维帮忙时说的一句话“我同情人性弱点”,似乎恰好可以显示作者在小说中揭示“人性”时的立场。这一立场,使作品在人性探索上,不会是伦理层面的“善与恶”的简单的二元对立。

作品中拉德医生是一名心理医生,故事常常借拉德医生的专业视角对众多人物做出的“人性—心理”探测,使小说本身蕴涵了大量的人性和心理分析。无论是拉德医生、达维,还是探长斯米洛、检察官斯蒂菲和哈蒙德,甚至包括一出场就已经死去了的佩蒂约翰,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到位的对人性的揭示,让人想到“缺失”、“替代”、“创伤”等与精神分析有关的词。

每个出现的人物,都会接受一次或多次人性的审视。在作品关于人物生存际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散落其间的、容易让人想起精神分析的句子:

“通过咨询和自己研究,我意识到我是个典型的病例:一个受到摧残和伤害的孩子,感到自己应该为所受的虐待承担责任。”

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她微微笑了笑。“我就是自己最早的病例之一。我必须治愈自己,我必须学会爱自己,学会认为自己值得别人来爱……”

“但是这种治疗一直都没有间断……”

“……我是专门研究人类情感和行为的。我知道,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别人有意或者无意造成的伤害会对我们产生多么持久的影响。每天给病人治疗,我都看到这种伤害造成的后果……我自己也曾深受其害……”

达维点点头。“我想,儿时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伤痕。”

“只是,有些伤痕较之其他的更显而易见。”阿丽克丝对她的说法表示同意,“我的工作让我明白了人们能够把自己的伤痕隐藏得

多深多好，有时藏得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这样，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与一种精神缺失的病例有关，而事实上，如果真的将其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文本来解读，无疑会因牵强而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对于小说而言，精神分析只是一种无意为之的、擦边的东西，真正揭示的，是深层的人性的内涵。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说法：拂去情节表面的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悬念和罗曼司，它还做出了相当深刻的人性的诠释。明明是在写人性的“恶”，但似乎从写的那一刻起，作者就并不准备把这称为“恶”，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或“非善”更合适些。讲述者对一种弱点的成因的讲述，同时就是解释和原宥的过程。故事中人物的讲述和叙述者的讲述在立场上重合，进而把这种评价传递给了读者，形成了“写作—接受”过程中接力式的对于原宥的次第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种中性意义上的“共谋”。

不妨以达维和斯蒂菲这两个女性为例，非常态的性格源于非常态的成长空气：

达维：

“……小时候，严重的家庭问题全被扫到珍贵的波斯地毯下面去了。三个女孩很小就知道，无论出现什么令人不快的情况，都不要感情外露。这样比较安全。家里的气氛极不稳定，而且难以捉摸，父母性情暴躁，动辄发脾气，往往是拳脚相加……”

……

达维表面上像太妃糖一样柔软而有韧性，实际上却像钉子一样坚硬。坚硬得经常戳出来。她什么都经受得住。

斯蒂菲：

（哈蒙德）：“确实，她这人有野心。可她一直不得不为每一次成功而奋斗呀。她有一个飞扬跋扈的父亲，他对任何人的评价都

是用睾九激素来衡量的。他对斯蒂菲的期望就是下厨房烧饭,打扫卫生和伺候家里的男人,首先是她的兄弟和父亲,然后是她的丈夫。那是一个虔诚信奉东正教的家庭……她上大学或者法学院期间,没有得到过家庭的任何援助或鼓励。当她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时,父亲却对她说:“现在你也许可以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而结婚嫁人了吧。”

作品写出了每个人内心属于所谓的“人性本恶”的东西,然后又解释它们产生的合理根源。从童年经验、家庭阴影和成长经历上寻根求源,从而使人性的所谓“恶”获得了理解和原宥。

由此出发,在真相大白之后,斯蒂菲本人对于自己杀人的辩解,就水到渠成地具有了一种“迫不得已”的意味:

“我别无选择,哈蒙德。我一直遵守游戏规则,可那些规则对我没用。进办公室工作以来,我的工作一向最辛苦,最努力。可是上回成为特别法务官助理的是你……”

这一点,容易让人想起《红与黑》中于连对自己“不择手段”的辩解。二者的区别,恰好可以对应两种写作方式的差异。《红与黑》中,是个人奋斗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前者终于被后者吞没。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关注的是对黑暗社会的无情的鞭挞,对于连的毁灭所给予的解释,是社会对个体的扼杀。而《不在犯罪现场》则对斯蒂菲的行为,作了全然不同的理解:是源于人性的弱点、家庭的影响,是与创伤记忆有关的对缺失寻求补偿的一种过激行为,是过分压抑之后的反弹。与“宏大叙事”中习以为常的把所谓的人性之“恶”推给“时代”和“社会”等无形的罪魁祸首这一处理方式相比,《不在犯罪现场》在审视人性时更关注家庭的作用,注重私人化的家庭和个体的创伤记忆对人性的影响。

事实上,把一切过失推给“时代”、“社会”这种公共的、无人认领的主体,因为通常不会遭到质疑因而显得方便。既然是公共的,与每个人有关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认为与自己无关。这样,谁都可以轻松地历数时代和社会的罪恶。而时代和社会,则因很少有人主动和有能力承当它们的代言人这一角色,通常是沉默和不会反弹的。所有的指责都是单向地指向它们,人们习惯了这种指向的方式,把罪恶交给时代和社会,从此不用再操心。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大陆一九八〇年代前后的伤痕小说都有此倾向。在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中,把一切责任交给时代,个人摆脱重负后,一身轻松。一古脑地将时代和社会视为万恶之源的写作,由来已久,习以为常,也使批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章可循”。

那样的写作要轻松和容易得多,“时代”和“社会”这两个分别具有时间和空间意义的词,承担了几几乎所有的人性的弱点,无须细察。而《不在犯罪现场》把解剖的细胞缩小到了更小的个体单位,则要相对细密复杂一些。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一引用甚广的名句,事实上以一种隐喻的方式颇有意味地体现了两种不同写作的切入方式。“相似”是共性的东西,有一种“集体”和“公用”的意味,一种谁都可以用的模式,因而应用广泛却大而无当。与之相比,《不在犯罪现场》对人性弱点的成因作一种个体化的分析,这种方式的写作则要细致、贴切得多。

作为一部在阅读之初就很容易定位为悬念小说的作品,《不在犯罪现场》的悬念和罗曼司,伴随着详细的侦破推理,无疑是“好看”的。除此之外,作品对人性的深度展示,和由此可以引发的对一种写作方式的思考,使其区别于一般的通俗小说。在纯文学不断地世俗化荒漠化的过程中,它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部分承担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严肃使命。

星 期 六

序

一声凄厉的叫声划破了饭店空调走廊的寂静。

几秒钟前走进那个套间的女服务员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抽泣着大声呼救，继而捶打其他客房的门。她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反应，后来受到领班的惩罚，可当时她的确像疯了似的。

遗憾的是，那天下午没有多少客人留在房间里。大多数人都到迷人的查尔斯顿古城区观光去了。最后，她终于唤出一个来自密歇根的客人。此人之所以关在房里睡午觉，是因为他不适应这个大热天。

这人被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尽管睡眠惺忪，但立即意识到，只有发生重大灾难，才会让女服务员如此恐慌。他还没有明白她嘴里叽里呱啦说的是什么，就先给总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告诉饭店里的人，顶楼出现了紧急情况。

两名查尔斯顿的警察迅速对呼叫做出了反应。他们的巡逻范围包括这家新近开业的查尔斯顿广场饭店。一名惊慌失措的保安把他们领到饭店顶楼那个套房。那女服务员原本是去整理房间的，结果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住在里面的人趴在客厅的地

上,死了。

一名警官在尸体旁边跪下。“天哪……好像是——”

“是他,没错。”他同事的声音中也流露出一丝不安,“这会不会引起他妈的混乱?”

第 一 章

她一走进大凉棚,他就注意到了。尽管夏天女士们大多穿得很少,她却显然更与众不同。奇怪的是,她是只身一人。

她停下脚步辨认方向,将目光投向乐队演奏台,稍后转向舞池,接着落在舞池四周随意摆放的桌椅那边。她看见一张空桌子,随即走过去坐下来。

那大凉棚呈圆形,直径大约三十码,上面有个圆锥状顶棚,四面没有遮拦,顶棚下挂着一串串五光十色的圣诞彩灯。锥形顶棚将声音罩在里面,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

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被巨大的响声所弥补。他们显然认为,高分贝数可以掩盖他们的蹩脚演奏。不过他们的演奏确实充满激情,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兴趣。那些声音仿佛是钢琴手和吉他在乐器上用很大力气弹出来的。口琴师的头每动一下,他那编结在一起的胡须就要摆一次。小提琴手在拉弓的时候劲头十足左右晃动,不时露出黄颜色的牛仔靴。小鼓手似乎只要掌握住节拍就行,可他也是满腔热情地投入。

对这种不和谐的声音,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对此,哈蒙德·罗斯也不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游艺会上热闹

的喧嚣声反倒入耳些。那喧闹声全飘进了他的耳朵——突然冒出来的尖叫声、调皮的男孩子们到了转轮顶部时的噓叫声、感到乏味的幼儿的哭闹声,以及只有狂欢节上才能听到的铃铛声、口哨声、喇叭声、呼喊声和欢笑声。

他今天的日程上并没有逛游艺会的安排。当地报纸和电视台也许事先对此有过宣传,可是他没有注意到。

他是在离查尔斯顿还有半英里的路上偶尔闯到这个游艺会上的。为何在此停留,他压根儿也说不清楚。他不是个热衷于逛游艺会的人。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带他去过。对这类吸引公众的娱乐活动,他们尽量退避三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人跟他们不是一类的。

在一般情况下,也许哈蒙德是会避开的。这并非因为他自视清高,而是他工作时间太长,难得有个休闲时间,所以从事什么活动要有所选择。打一局高尔夫球,钓个把钟头鱼,看一场电影,到一家上好的餐厅安静地吃一顿饭。至于逛县城游艺会?这不会成为他首选的乐事。

他觉得今天下午那鼎沸的人声和喧闹的嘈杂声听起来特别顺耳。要是一个人呆着,他只会去冥思苦想自己的麻烦事。一想到那些事情,他就心灰意懒。像这样的夏季周末,今年已经没有几次了,谁愿意去想那些呢?

在公路上,他被困在小汽车、小货车和吉普车的车流中,像爬行似的进入一个临时停车场——实际上是个有经营头脑的农民的牧场。

有个嘴里嚼着烟草的小青年在替那个农民收停车费。哈蒙德付给他两美元,很幸运地把车停在一个有树阴的地方。他脱掉上衣,解下领带,卷起衬衣袖子,走出汽车。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的牛粪,心想要是穿牛仔褲和靴子,不穿这休闲服和轻便鞋就好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兴头上来了。这儿谁也不认识他。只要他

不想开口,就无需与任何人寒暄。他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没有什么会要开,也不必回什么电话。在这儿,他不是什么专业人员,也不是谁的同事,或者儿子。紧张、气恼、工作压力开始消解。他感到一身轻松。

游乐场四周圈着塑料绳,绳子上拴着的五颜六色的三角旗被晒得有气无力地耷拉着。空气中弥漫着烘烤食品的诱人香气——便宜食品。从远处听,那音乐也不难听。对于能在此停留,哈蒙德突然感到一阵欣喜。他需要这样的……孤独。

尽管通过旋转栅门进来的人源源不断,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孤独的。他离开查尔斯顿的时候,原本打算到自己的小别墅里独自呆一个晚上,此刻他突然觉得,融入喧闹的人群比独自呆着要好得多。

打那位红棕色头发的女子进入大凉棚,在他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坐下之后,乐队已经演奏了两支曲子。他继续注视着她,心想她很可能在等什么人,也许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她看来年纪没他大,约莫三十出头。大概出生于合伙轮流用车的那个年代。很像童子军儿童的家长。抑或是家长教师协会的工作人员。抑或是个家庭主妇,关心的是白百破(白喉一百日咳一破伤风)三联强化注射疫苗、畸齿矫正术以及如何把白色衣物洗得更白、有色衣物洗得更鲜亮。他对这类女人的了解全都来自电视广告,不过她似乎符合这类普通人的特点。

不过,她似乎有点儿太……太……紧张。

她不像一个由于孩子们被父亲带去玩旋转木马、自己可以清闲几分钟的年轻母亲。她也不像他熟人的太太们那么从容、那么有能耐,因为那些人都是小联盟或者其他社交俱乐部的成员,经常参加色拉午餐,操办孩子的生日聚会,宴请丈夫生意场上的朋友,除了参加有氧健身班、《圣经》学习班之类的活动,每星期还要在各自的乡村俱乐部打上一两场高尔夫球。

她也不像生过两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她的身体不像她们那样软绵绵的已经定了型。她的形体优美，像个运动员。她穿着短裙和低跟凉鞋，露出好看——不，应该说是漂亮、光滑、健美、被晒黑了的大腿。她上身穿一件无袖浅口圆领衫，就像件紧身上衣。她解开与之配套的开襟羊毛衫领口的结，把它脱下。她这身行头很漂亮，也很入时，比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人们时髦多了。

她那只放在桌上的手袋小得只能装下钥匙环、手巾纸，也许还有一支唇膏。那手袋没有年轻母亲们使用的那么大，里面也没有灌满水的瓶子、餐巾纸、天然快餐食品以及遇上紧急情况可以生存几天的应急物品。

哈蒙德颇具分析头脑，善于进行推理演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女子还没有做母亲。他觉得自己的分析相当准确。

这并不意味着她还没有结婚，或者没有这方面的关系，或者不是在等人——不管那个人是谁或者与她的关系如何。她可能是个有事业心的职业女性、企业界的实干家或有影响的人物。抑或是成功的推销员、精明的企业家、股票经纪人或者贷款处的官员。

哈蒙德呷了一口因天热已经变温的啤酒，依然兴致勃勃地看着她。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的目光受到了回敬。

他们的目光相遇之后，他觉得一阵心跳，大概是被对方觉察后的尴尬所致。尽管他们的视线不时被跳舞的人群所隔断，他并没有把目光移开。他们相互对视了好几秒钟时间。

接着，她迅速将目光转开，仿佛因为在众多的人里偏偏看着他而感到窘迫。对相互凝视这样的小事竟然做出像青少年那样的反应，哈蒙德觉得很懊恼。他起身离开，把桌子让给在附近转悠了半天、等着有桌子空出来的两对夫妇。他迂回穿插走过人群，来到专门为跳舞跳渴了的人设置的临时吧台前面。

这是个热闹的地方。从附近各军事基地来的人把吧台围了个

水泄不通。尽管他们没有穿军装,可是从他们剃的短头发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一面喝着,一面打量着那些姑娘,暗自琢磨着自己的运气,看谁会愿意,谁不会愿意。

吧台服务员递送啤酒的动作很快,但仍应接不暇。哈蒙德向其中一个人打了几次手势,那人也没看见。于是他只好作罢,决定等人少些的时候再要。

他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内心已经不像外表那样沮丧。他将目光越过舞池,朝她坐的地方看去。他的心一下就凉了。有三个男子坐在她那张桌子的另外三把椅子上。她被其中一个人宽宽的肩膀挡住了一半。他们虽没穿军装,可从所留的发型和那股傲气来看,他觉得他们是海军陆战队的。

不过,他并没有感到惊讶。失望,但是并不惊讶。

在这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像她这么漂亮的女人是不会只身一人的。她只不过是耗时间,在等与她约会的人。

即使她是一个人来的,不用多久就会有人来约她。这是一个单身汉成堆的地方。一个获准外出度周末的单身军人,不仅会有这种直觉,而且会像鲨鱼似的追逐所看中的目标。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定一个女性伴侣度过这个夜晚。就算是送上门来的,这个女人也很引人注目。

哈蒙德心想,倒不是他想把她弄到手。这已经不是他这种年龄的人干的事了。他不会倒退到大学生联谊会时代的心态,不会因此上去闹腾一番。再说,这样做也不合适,对吧?他没有确定要干什么,可是他也没有确定不干什么。

突然,她站起来,抓起毛衣,把手袋往肩上一挎,转身就走。就在这时候,与她同桌的三个男子先后站起来,把她围在当中。其中有一个似乎喝醉了,把手臂搭在她肩上,脸朝她的脸凑过去。哈蒙德看见那人的嘴唇在动。他对她说了点什么,惹得他的伙伴们哈哈大笑。

她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笑,随即把头转向一侧。哈蒙德看出,她是想摆脱这种困境,但又不想把事情闹大。她把那人搂在她脖子上的手臂推开,强作笑容对他说了句什么,然后转身似乎准备离开。

那人遭到拒绝仍不甘心,加上两个伙伴起哄,于是就跟在她的身后。他再次伸手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过去的时候,哈蒙德按捺不住了。

哈蒙德后来已经记不得自己是怎么穿过舞池的了,不过他肯定是从当时正在跳慢节奏舞的一对对舞伴中硬挤过去的,因为几秒钟之后他就来到两个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中间,把那个胡搅蛮缠的家伙推到一边,而后说道:“对不起,亲爱的,我刚才遇到诺姆·布兰查德。你知道那小子一说起来就没完。我运气不错,他们正在演奏我们的曲子。”

他用手搂着她的腰,把她领进了舞池。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是的,先生,探长。不准进,也不准出。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

“任何人都不准。没有例外。”

“是的,先生。”

罗里·斯米洛做了这番强调之后,朝那个没穿制服的警官点了点头,而后从大门进入查尔斯顿广场饭店。饭店的楼梯被多家设计杂志说成是建筑上的经典。它现在成了这座新大楼的标志性特征。象征南方人热情好客的两道宽宽的楼梯从大厅向上延伸,似乎是去拥抱那盏气派非凡的水晶吊灯。在大厅上方四十英尺处,两道楼梯会合,形成了二楼的走廊。

在这两层大厅里,都有警察混杂在住店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中。现在他们都听说在五楼发生了一起看似谋杀的凶案。